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梁釋僧祐撰
道恒法師釋駮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顒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釋駮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

東教君子詰於西鄙愞散野人曰僕曾頊聞
佛法沖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
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絶群有非常情
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
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
美云若染清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
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
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眞素則夷齊
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
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
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
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
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
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
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
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
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
沙門既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
榮華之重毀形好之儉守清節之禁研心唯
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
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
然無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
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
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

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
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
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
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
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
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
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泏門處其
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
誘喻一則迫憐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
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
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
強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
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餚饌之甘寺廟極壯麗
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
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
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
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眞
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
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
暫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咎
主人憮然有閒慨尒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
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
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
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求爲身資一
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
之功方趣絶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
所以稱大者由無瞰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
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
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
重而沙門視之如粃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
斯乃標尚之雅趣卽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
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白塗乖此
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
每嘆才之爲難信矣周号多士亂目十人唐
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
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
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愎求
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辟出於犂色而舉
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縉紳之表
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
苦共剥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
正之論哉此由惑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
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眞可謂伏膺下
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鴞梟食母寧
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

愧失言今子勉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過
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
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
勉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
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咎宇宙雖曠莫知
所厝又云踈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
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
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
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
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
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
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
得已故蝮蛇螫手斷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
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
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為煩穢其欲
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
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
於陵灌蹊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之君平卜
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
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
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
沙門之中迹超諸名之恥與流輩動有萬數至
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
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

叙寡異辞希簡爲貴徃徃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悬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瞰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絶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孙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粃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頭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録其眞素略舉玄黄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嫌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颯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剌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失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庾桑善誨而堰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喻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辨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

兼練神明精麁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癘非益謂何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户而浮游卒歲或尸禄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蔑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荀悦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為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基緒專有慽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懼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頻挫務使從善斯

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謗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儲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傍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已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飭宗廟孝敬之至心壯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捐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慧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既自飲毒復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孤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年償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云罄私家之苦

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籠群
隽川無扣浪之夫谷無舍歎之士四民咸安
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内融通九州同貫戎
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
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
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
多慮之深攄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悵太
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眞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辨亂眞大聖之
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眞希
夷而體之者道沖靈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
能津梁頹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
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蹙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
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眞儀而
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眞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
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
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没齒不
悟蓋有以也夫日月曜天而瞽者莫覩其明
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眞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
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帳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對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觀朗日發蒙蓋而悟眞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眞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數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書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悟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眞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

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
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
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
眞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
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
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
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
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
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
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
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
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
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
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
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
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
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

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
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畢孰乖聖
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縉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綴衣群夷
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
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
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
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
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有
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舩守株固以兩
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
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絶惡
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
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絶
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奢崇華尚
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蝕於凡觀豈
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眞道稱正
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

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辞非而澤大道
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
以苟濟其達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
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
丹飡霞餌玉靈丹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
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
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
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
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
惑世符咒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
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
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今眞妄渾流希悟
者永惑莫之能辨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
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
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
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
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
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竢
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
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
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

者弗由矣稽之神功妥及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脩而橫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僞歸眞神功之正佛教之卯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及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

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顒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逕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謂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亦魂留幾氣況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睨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荅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頻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奬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暢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也又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運閩深況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一物爲鴻耳駈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
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
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
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
矣自應鹿巾璅杖悠然目擊儒墨閒閻從來
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冝
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
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
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位儒安在
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既欲精探彼
我方相寃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荅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
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
荒沒平生所困橫馗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
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
睨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
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折既赴所志今
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
謂本乎
荅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

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非能知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皷欲噪神精明駁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靈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靈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覇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冈象以捫珠是以則帝蠲五而

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鬼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荅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畐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寓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精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鬼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荅彼周曰非鬼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荅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荅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靳其辯吾不知更所以自訟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荅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

荅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寄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靜

荅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閼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詮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荅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荅彼周曰吾乃自無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令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曷掩天

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鄉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荅書并周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快快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曾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馳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絶於群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坤卯教前白所謂黄老實雄者也王何舊說皆云老不及

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燋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

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

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覛覛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性雖以即色晶空虛無誠周之問曰足下法性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

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氏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贍餘慮惟足下其盱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荅

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

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閧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若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畐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詣曰今不同我吾與今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
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
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
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
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
及想釋本多暇幸慧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
在初蓄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折夷夏論謝鎮之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辨攉一源詳據二
典清辭斐暐宮商有體玄致亹亹其可味乎
吾不涯管昧竭闚幽宗苦不思探賾無階豪
糟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
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
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
辭例蓋似均也末譏翦華廢祀亦猶虫諠鳥
聒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
老莊以乘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
也且虫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
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
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
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

九服攸敦是以闡睢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誓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蹇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沉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盆濫諧黃鍾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允報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冕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

四舍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
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
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
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
以濟衆道法以有形爲眞實故服食以養生
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
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
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窮之道何貴
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
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
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
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
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求劫已
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絶有無名超四句
此則正眞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舟者祈心
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
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乘六度之體爲之
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
二源稍迹曠肩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
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
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
可謂指虫迹爲蒼文餌蠻乳爲醍醐良可哀
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
測其辨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十峙並立其析

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
魔卽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
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
效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冤詳淵況旣和光道佛
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棊弈數佛殄過
精旨踰昧失餗檐賀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
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
虫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
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
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
摽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譚儻
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搆五陰合興形
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
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
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矇僮
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妣慾淪波觸
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
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
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
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
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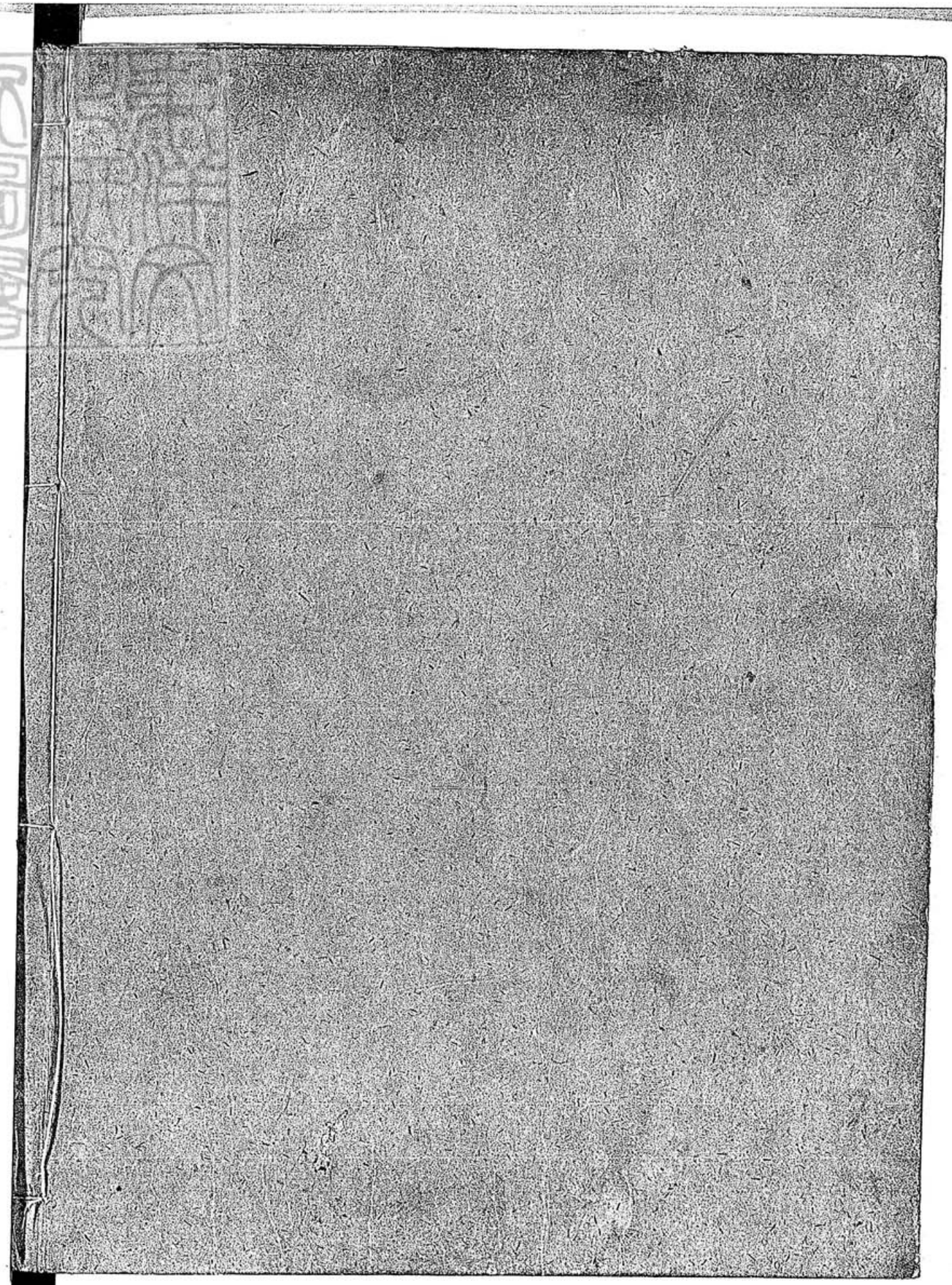
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
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毗
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
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
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
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
孔老是佛則爲鞠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
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
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
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
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踈兩
汲精踈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
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
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
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眞探撮法華制用尤拙
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
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
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靈
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
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
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眞尚不能
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
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

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
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
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
衆星兮晳晳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
夫輪揜兮殊材歸數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
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
楚厲良駑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集

駁必角反　刻時染反　析先擊反　猥烏每反　眩音縣　憤悗房粉
反下紆貫反　澡俗依滲　樊音煩　操俗作擽字　冉染音　涇渭音經謂
薰蕕上兄云反下音由　頟余領反　錘直追反　邑紆容反　墾音懇
醫醫字　詭過委反　抵音旨　憎許業反　伺相寺反　餚饍上户交反
下音善　憮音武　咄丁骨反　簣求位反　噭音皎　孿力轉反　屣所綺
反　岐逕音其敬　凱苦改反　翹渠搖反　愎皮力反　騂思營反
縉紳音進申合用摺　礫音曆　鵝梟上尺脂反下古堯反　哺音步　遏於葛
反　縠苦侯反　匏步交反　蝮芳伏反　螫呼各反　沮子徐反　耦
音偶　貫音古灌　蹺音貫踈　筵音逝　輟竹劣反　㲉胡隔反　甄居延
反　舋許近反　蝨俗作虱　股音古　堁壘上烏每反下魯每反　銓七全
反　孛蒲沒反　疵癘上疾斯反下音例　編卑綿反　奮方問反　俠
胡怙反　熬吾高反　嬴音盈　堤坊音伭房　挫則卧反　殫音單　楨
知盈反　稼穡音價色　沃烏篤反　塏口改反　柯音哥　酖直禁反
儁俊字　卞皮變反　垣音丸　銳羊歲反　腋音亦　殤音傷　緇側思反

顓音專　禪時扇反　蹟音致　翮音篇　迭徒結反　誙詭上音無下過委
反　餌而志反　蜕音稅　劾胡得反　玶音喘　誒俟同　孱助連反　剡
時染反　舅俗作嘐字　鳧音符　為乙正作鳦鷰也　侮音武　茨在咨反
柂徒可反　絆半字　縫音逢　徙所綺反　懋莫候反　樸普角反　蓄
丑六反　遲丨去聲　閭音錄　企丘智反　𡯅音求　噪先到反　泊足陌
反　捫音門　鶱去乾反　芮而歲反　翮胡隋反　矧始忍反　楹音盈
督音篤　屬垣上之欲反下音圓　隙丘逆反　躋子兮反　湊七奏反
怏於向反　埤音皮　爝音雀　燎力照反　訴音素　眄音面　操
七刀反　誚才笑反　闘闘字　棘紀力反　擢音角　斐韡上芳尾反下羽
鬼反　亹音尾　闚傾弥反　顀助隋反　檜苦外反　纂子管反　讙歡字
聒古活反　拓音托　闟雎下七徐反　冕音免　氈之然反　呴呼口反
笄樧上音鷄下阻貳反　菌俱殞反　椿丑倫反　檐簷字　茹而庶反

宏惠萌反　甄居延反　斐方尾反　螫音釋　峙直里反　綦其字　貿
莫候反　隻音受　旍正作旌　麾許為反　謔許約反　妉丁含反　臯
觸字　褊卑典反　撮七活反　咀才呂反　締音第　晢音制同晣　桷音角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